

第一輯 國民期刊匯編

主編：楊周

萬象

九月號

· 第三期 · 第三年 ·

廣陵書社

萬象

九月號

第三年 第三期

匯刊第二十八冊

廣 陵 書 社

萬象

九月號

第三年 第三期

匯刊第二十八冊

廣 陵 書 社



維他命B1劑

米太寶靈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每瓶一〇〇片

健胃腸
助消化
去疲勞
增營養

武田大藥廠
上海福州路一五五號

銀 燙 冊 手 象 萬 面皮冲

如蒙同業批購——請向中央書店接洽



印刷精緻——式樣靈巧·人人愛用

實售 八折 讀者 本刊 待優 元拾每小 元念每大 定

！己克別特發批迎歡給供量大簿習練種各

二二七〇九話電 發批店書央中 內里界世路州楊

九月十五日出版

、錄紀新的來未創
、獻貢新之壇影成
名 銅 精 內
貴 圖 彩 容

集影界
名家
于一堂

倫絕觀美刷印·金燙色七面封

影 上
壇 海

誠影界消息最靈通
最可靠的刊物

銷經總社報書洲五海上·版出司公版出業影海上

九月號 第三年・第三期 目錄

插詩
頁畫

夏巧尊
豐子愷

黃金鄉的發見者(史乘紀異)

環球獨航記(歷險紀實)

說書人(小說)

我愛講的故事(德育故事)

雙清(長篇連載)

盜馬賊(小說)

自春徂秋(散文)

涼風(散文)

黃昏之憶(散文)

永久的畫像(小說)

夏巧翁羊毛婚倡和詩

却依考夫斯基之淚(獨身者的戀愛故事)

人物小記(小說)

白季仲(六)
舒凡(三)
蘆焚(六)
胡悲(三)
鴻蒙(三)
沈寂(三)
若思(四)
匡沙(四)
施濟美(四)
曉歌(五)
余榮(五)
溫凡(六)

章雪村·王伯祥·顧老正·周振甫
夏巧尊·王劍三·葉聖陶·賀昌羣
朱佩弦·朱孟實·盧冀野·馬夷初

萬象
閑話

閑話之三(納厂)
人命價值的飛漲
閑話之四(納厂)
蘭子
閑話之五(納厂)
廣告索隱
閑話之六(納厂)
終身大事
閑話之七(納厂)
倚虹

閑話之三(納厂)
閑話之四(納厂)
閑話之五(納厂)
閑話之六(納厂)
閑話之七(納厂)



護航歷險記

報告

古代的病菌戰和毒氣戰

戰爭史話

荒野

見無邊戰

惱人天氣

小說

死之勝利與鄧南遮

文藝講座

愛儷園——海上的迷宮

特寫

井邊

小說

雲

自然科學

熱帶玩魚

鳥獸虫魚

心經

小說

五金魁首解

科學小品

晨

長篇連載

豔麗的南海

海外情調

瀟杭線上

平湖·硤石通訊

飄

連載劇本

醜婦的情書

翻譯小說

女人萬歲

婦女漫談

園藝瑣談

小品

胭脂淚

長篇小說

關於小黑姑娘的通訊

通訊

編輯

補白

詞二首

（陳宛老）世界偵奇

（鄭逸梅）兇齊隨筆

（申吉）旅人

笑不笑且你

（愛梅）藝文短訊

（墨·泉）

譚地

幽素

師陀

王安

石越

凡鳥

文宗

應遠

歐陽

張愛

梅守

羅洪

恨予

王小竹

朱萬育

張華

燕我

鄭逸

張恨

季黃

柯靈

（二六）



加福里尼亞開闢史 黃金的鄉的發見者

白 李

■ 歐洲的厭倦者 ■

此文係從德國流亡作家史推芬·支魏格 (Stefan Zweig) 原著的一本歷史小品集『熱鬧的歷史』中譯出，原書所記皆為世界史上英雄偉人命運轉捩的場景，如拿破崙滑鐵盧失敗的關鍵，歌德的晚年之戀，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刑場的一刹那，南森博士南極探險的悲劇等，以絢爛奪目的文筆，記石火電光的史實，誠令人驚心駭目。茲譯此篇，愧未能傳神千萬一耳。

譯者記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有一只走美洲的輪船從魯佛開到紐約去。有一個叫蘇台爾的三十一歲的亡命之徒，是巴塞爾附近黎南堡地方的人，因為在歐洲的法院裏犯了案子，正搭在這條船上，巴不得早點越過這片大西洋。他是一個破產者，一個強盜，一個偽造支票的人，丟下了妻子和三個孩子，在巴黎假造了一張護照，多少籌劃了一點旅費，走上開闢新生的旅路。他在七月七日到達紐約，在那兒整整兩年功夫從事了許多勝任和不勝任的工作，運輸人，雜貨商人，牙科醫生，草藥郎中，以及零賣店的夥計。後來自己開了一家菜館，不久又盤給人家，跟着那時候一般奇怪的潮流移居到密失里去。他在那兒墾荒，多少掙了一點家計，原可

以安安心心定居下來了。可是在他家門口，常常有各種各樣的人，匆匆忙忙的來去，那些是毛皮商人，獵人，冒險家，軍隊；有從西部來的，也有上西部去的。「西部」，這個名字，漸漸帶一種神秘的性質。關頭走過去，只有大草地接連着大草地，幾天，幾星期沒有一個白人的影子，只有紅黑皮膚的土著趕着大羣大羣的水牛，以後是從來沒有人攀登過的山岳接連着山岳，翻過這些山岳，便是一片無人識知的，跟實話一般以財富著稱的未開墾的國土——加里福尼亞。流着牛奶和蜂蜜的樂園，每個人都可以佔有的土地——但是太遠，遠得無邊無際，要到手可真不是容易的事。

蘇台爾湧起了冒險的血潮，他再也不能安安靜靜耕種自己美好的田園。一千八百三十七年的某日，他賣掉全部財產，備辦了車子，馬匹和水牛，從福特·因地攀丹移居到那個未知的國土去了。

■ 到加里福尼亞去 ■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他和兩個軍官，五個傳道師和三個女子，坐着牛車向無邊的曠野行去。通過了草地和草地，終於越過面向太平洋的高山。他們旅行了三個月，在十月底到了凡·古伐。兩個軍官把他丟了，傳道師走到這兒，再也不願前進，三個女人因為受不住路上的困苦，已經死了。

他只剩了一個人，人家想留他住在凡·古伐替他謀一個職業——他不答應，加里福尼亞這個神奇名字，在心中不住的召喚他。他駕了一條簡陋的帆船，渡過太平洋到桑特惠契島。歷盡無限的艱難，通過阿拉斯加沿岸，終於在一個叫做聖法郎西斯哥（即舊金山）的荒涼的海港上登陸。這時候聖法郎西斯哥並不是大震災以後分外繁榮，人口幾百萬的今日的大都市——它不過由於一個叫做法郎西斯可傳道師的傳道而得名的荒僻的漁村。它也不是西部加里福尼亞州的首府，而是新大陸沃土上未經栽培的，還沒有開過花的一片荒地。

強理政權的缺乏，民風的蠻野，勞力動物和人力的不足，沒有可用的精力，分外增加了這片西班牙殖民地的混亂。蘇台爾借了一匹馬，到撒克敏蘭的豐沃的山區去察看。一天功夫便看出這地方不但可以造成一個大農場，一個大領地，而且還可以造成一個大王國。第二天，他到荒涼的首府蒙德雷去求見地方官亞佛賴特，聲願領墾這塊土地。他從島上帶來了一批加拿加土人，決定繼續不斷地有規則的召募這些勤勞耐苦的黑人

，實行移民，担起建設小王國殖民地新瑞士的責任。

「爲什麼要叫新瑞士呢？」地方官問他。

「我是瑞士共和國的國民。」

「好吧，照你的意思去辦，規定十年期限。」

事業很急速的完成了。在離開文化千哩的土地，一個人的精力，便比在自己的故鄉發揮出不同的價值。

■ 新瑞士 ■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有一隊行商在撒克拉敏沿岸巡邏而行。打頭的是武裝，騎馬的蘇台爾，以後是三個白人，接着是一百五十名短衣的加拿加土人，然後三十輛裝着糧食，種子，彈藥的牛車，五十四馬，七十五頭驢子，還有奶牛山羊和短短的一隊後衛隊——這便是出發建設新瑞士的全部兵馬。

在他們面前燃起一片大火，那些黑幢幢的森林用火來燒，自然此用斧斤去開闢更爲便利。火焰展開了一片大地，他們就在燃盡的樹根上着手工作起來。建造倉房，鑿井，在無須加鋤的地面上插下了種子，給無數的牲口建起了圍欄。於是從鄰接的地方，孤零的傳道區中湧來了增殖的餘流。

意外的好結果，五百倍的大收成，穀倉都裝滿了，牲口繁殖了幾千。不管領區內種種的困難以及遠征侵擾領內的土人艱苦的戰爭，新瑞士終於在熱帶上作了無限廣大的發展。掘運河，造水車，建工場，河中有舟楫往來，蘇台爾不但管領了凡。古伐，桑特惠契島，而且照管停泊加里福尼亞的一切帆船，栽培果木。這便是現在世界有名的加里福尼亞水果。看呀！這是多麼巨大的發展。他從法國，從萊茵河流域採辦了葡萄樹，幾年之後，種遍了廣大的土地。他又自己造房子，開闢肥沃的農場，化了一百八十天的路程遠遠地從巴黎帶來勃拉厄爾的批亞諾。六十頭大水牛和蒸氣機，從紐約越過大陸運來了。他和英國法國的大銀行開了往來，四十五歲的蘇台爾登上了勝利的頂點，他想起十四年前丟下的妻兒，便寫信去招她們全來。現在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是新瑞士的君主，世界第一大富翁，而且將來還是。終於美國也從墨西哥手裏奪回這片放棄了的殖民地，於是，又有了安全的保障。直到以後，幾年之間蘇台爾的確是世界第一個大富翁。

■運命的一錫■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一月，木匠馬歇兒氣呼呼地跑到蘇台爾的家裏，一定要求見面。蘇台爾駭了一跳，他昨天剛叫馬歇兒到科羅馬那邊的農場去建造新的材料房，現在他不經許可突然回來，十分興奮地站在他的面前，將他拉進屋子裏把門閉上了，從衣袋裏拿出一握夾着幾粒黃塊的砂土，昨天他在泥溝邊發見這奇妙的金屬，他相信這一定是金礦，但別人都付之一笑。蘇台爾把砂土抓在手裏，臉上轉色了，他立刻去試驗，一點兒不錯，是黃金。他馬上決定次日同馬歇爾騎馬到農場裏去，這便是震動世界，瘋魔萬衆的一個人。他處心積慮要使所有的黃金成爲自己的東西，天還沒有亮便冒着風雨走了。

第二天早上蘇台爾大佐已到了科羅馬。人們切斷了水路，把砂掏起來用篩子篩去了泥土，金砂便在網眼上燦然的發光。蘇台爾約同在場的白人，要他們在材料房造好以前，不把這消息洩漏出去。後來他肅然地回到農場裏。一種遙望的思想。使他大大地感動，從來沒有黃金是這樣顯明地撒在地上的。現在這土地是屬於他的，是蘇台爾的財產。一夜功夫好似飛渡了十年的歲月，他變成世界第一個大富翁了。

■黃金狂■

世界第一個大富翁？不——地上第一個窮人，頂頂悲慘的絕望的乞丐！一星期後秘密洩漏了。一個女人洩漏秘密的總是女人！——把這秘密告訴了一個過路的人，給了他幾粒金砂。於是在這兒發生了天下無比的大事。蘇台爾的手下立刻地開了自己的工作，鐵匠離了鐵工場，牧人離去了牲口，種葡萄的離去葡萄園，兵士離去了槍，各人放棄自己的職守，人人抱着莫大的慾望，立刻捧着篩子鍋爐向材料房跑來，想從砂土裏掏出金子來。不多幾時整個領土立刻荒涼了，奶牛沒人擠奶，乳房漲得發痛；水牛突破了牛欄，踐踏了田作，田作上的作物都踐爛了；製酪所靜悄悄地；倉房崩塌了；大工廠的齒輪車停止了迴轉。電報越過國境報道了黃金的消息。立刻，從到處都市，海港，人們洶湧而來，水手棄掉了船，官吏棄掉了衙署，徒步的，騎馬的，趕車的，形成漫長的隊伍，從東方接連不斷地向西而來。黃金狂號召了成千成萬的掏金者。他們除

了拳頭不知道法律，除了手槍不知道命令，一羣狂暴的無賴漢，擁滿了開放黃金之花的殖民地，他們把一切都看做無主之物，沒有人敢抵抗他們。他們屠殺蘇台爾的奶牛，砍倒蘇台爾的倉房，造自己的住屋，糟踐他的耕地，偷盜他的農具——於是，頃刻之間，蘇台爾好似童話中的那位得了點金術的國王，變成一無所有的窮人，窺息在自己的黃金之中。

這種尋找黃金的暴徒愈來愈多，消息向全世界傳去，單單從紐約就有一百條船出口，還有從德國，從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到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這四年之間，來了許許多多冒險家的集團，有許多人繞過好望角，也有許多性急的，因為海路太遠，情願走危險的路，渡過巴拿馬地峽從陸路來，有一家善於投機的公司，立刻在地峽上開闢了一條鐵路。那時候有成千的工人炎熱而死，可是因此性急的人省去了三四星期的行程，走到了這黃金之鄉，各種不同的人種與各種不同言語的人，許多大隊的行商，穿過大陸陸續的到來，大家把蘇台爾所有的田地當做自己的私物，胡亂地掘掘起來。這塊有政府文件保障的屬於蘇台爾的舊金山以做夢一般的速度造成一個都會，一些陌生的人任意地賣買他的地產，於是他的王國，新瑞士這個名字便在黃金鄉加里福尼亞這神秘的名字底下消失了。

蘇台爾第二次破產了。他茫然的注視着這萬惡的泉源。開始，他還想利用他的財力號召手下人和同伴們讓他一全開掘。但是人家把他丟棄了，他只好退出這黃金地帶，回到近山區的僻遠的農場裏。離開那些可詛咒的水流和砂土，回到隱居的農場裏。他的太太和三個兒子剛剛從歐洲趕到來會他，太太完成了十幾年的心願，却不勝旅途的顛頗溘然長逝了。現在他只有三個兒子，八條手臂了。於是蘇台爾同兒子一起開始農事。第二次的開始。不過這次是和三個兒子一起。他沉靜地強頑地站起腳來，利用這現實的沃土。他的心頭再一次懷抱着巨大的計劃。

■ 訴訟 ■

一千八百五十年，加里福尼亞編入合衆國聯邦，在嚴格的紀律下，在富庶以後，秩序終於到了這黃金的國土。無政府狀態停止了。法律獲得了威權。



一八五〇年舊金山街景模型

於是蘇台爾突然提出了他的要求，他宣布全部舊金山的土地是屬他所有。因這所有權的侵害，國家有賠償損失的義務，從這地上所採出的金礦，他也要求自己的主權，一個人類從來沒有趕到過的大數字，提出他對法院的訴訟中，他的被告是移居在他領地內的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名農學家，他向他們催促交還佔有的地產，他向加里福尼亞州政府，要求二千五百萬元償還他所開設的道路，水道，橋樑水車等物的費用，又向聯邦政府要求二千五百萬元作為佔他的地產及從這兒所運出的金礦部分的損失賠償。他為了要打這場官司，叫大兒子愛彌爾到華盛頓去學習法律，又把新農場所得的巨大的收入，全部作為打官司的費用。整整四年，他經過許多法院，打這一場大官司。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這訟事判決了。加里福尼亞的最高長官，清廉的法官湯姆生，承認蘇台爾的土地所有權完全合法，絕對不得侵佔。這一天蘇台爾完成了多年的目的，重新變成世界第一個大富翁。

■ 結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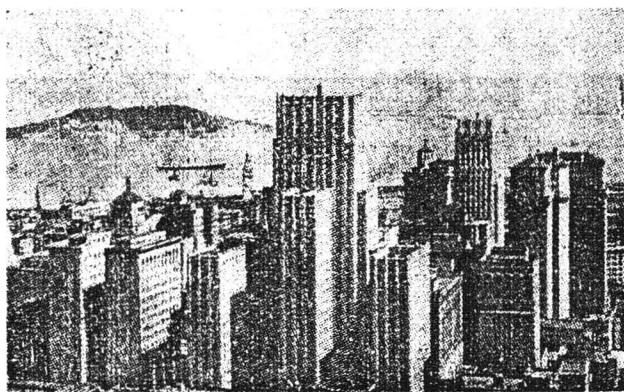
世界第一個大富翁？不！還是不對，是一個窮極的乞丐，受着最不幸打擊的人，命運又重新反抗他，給他一下致命的打擊，而且這一次打擊使他再也拾不起頭來了。當判決的消息一傳達開來的時候，舊金山連全個美國立刻發生了騷動，受了威脅的地主，街頭游手好閑的人，喜歡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亂的朋友們，組成成萬人的隊伍，放火攻入大理院，要找法官毆辱。一大羣想搶劫蘇台爾財產的人浩浩出發。大兒子被強盜包圍，用手槍自殺了；第二個兒子被殺；第三個兒子逃掉，在路上淹死了。大火燒遍新瑞士，燒掉了蘇台爾的新農場，葡萄樹砍倒了，傢具金錢財物搶光了，廣大的土地殘酷而瘋狂地利那間化成荒野。只有蘇台爾逃出了一條命。

蘇台爾不能再從這個大打擊之下重新站立起來。他的事業已化成灰燼，他的妻子死了，他的理性錯亂了，只有一個念頭種根在他昏眩的腦海裏，自己的主權和訴訟。

以後經過了二十五年，一個精力衰敗身體孱弱的老頭兒還徘徊在華盛頓大理院的門外。這個穿襤褸的外衣，破皮鞋，人稱爲要求十萬萬金元大將軍的老頭子，所有衙門裏的門房都認識他。還常常有一種滑頭律師，直到現在還幫他去上訴，騙他最後的一點養老費。他不要黃金，而且最恨的就是黃金，黃金使他亦貧了。殺死了他的兒子，破滅了他的生涯。他要的是自己的主權，擁護自己的主權，像如普通倔強的健訟家一般，充滿着滿心的憤恨專打官司。他向上議院請求，又向議會請願，向一切扶助他的人表明自己的心跡。於是他們把證件打扮起來，使他穿上滑稽的服裝，像稻草人一般，將他從這個衙門拉到那個衙門，從這個委員拉到那個委員。這樣地從一千八百六十年一直到一千八百八十年整整地又繼續了二十年。二十年可憐的乞丐時代。他每天給所有的吏人作嘲笑之的，給街頭的頑童作惡劇的玩物，徘徊在議院的門外。這便是地上最豐沃的土地所有主。在這土地上是這個大王國的第二大都會，正在日臻繁榮。但人家總是叫他等候，於是在一千八百八十年七月十七日的午後，他終於在議院大門的石階上心臟麻痺而死了——人家運走了一個乞丐的死屍。一個死了的乞丐，但是衣袋裏藏着一份抗議書，這抗議書保障他及他的承繼人，依據世界上所有的法律，有權要求世界上最大的一筆財產。

現在再沒有人來請求蘇台爾的遺產，也沒有一個承繼人提出他的要求。舊金山依然存在，全國建立在這片未知的土地上，在這兒，依然沒有人能提出權利。只有一位藝術家勃萊思·山特賴思爲了追憶這個蘇台爾，至少提出了偉大運命的唯一的權利，給後人驚奇回憶的權利。

今日之舊金山



環球獨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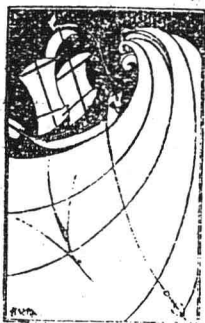
舒凡譯

讀過魯賓孫飄流記的少年們，誰不會發過多次的癡想，願意脫離了文明社會的種種責任和束縛，獨自一人飄洋過海到那風和日暖鳥語花香的島上，去過那充滿浪漫氣氛的生活。遠離城市去過簡單自然的生活的念頭，本身就具有一種誘惑力，再要加上完全依靠個人的本領去駕駛一葉扁舟，橫渡大洋，那可真正地算得上是冒險了！

近代有一位青年却比較幸運。他做過這種夢，他決意要實現他的夢想。他的名字是亞藍·葉波耳特（Ain Gerbault）（這名字在網球界曾經出過風頭的）。他獨自一人駕了一隻小游艇，作了繞世界一周的二萬哩航行。他的故事真可算是近代單人冒險最可驚奇的記錄。

有過這種夢想的人雖然不少，但是非常可惜，很少有人能够使它實現，因為一個人要開始這種生活，他必須有充分的金錢，時間，航海的技术，和不畏艱苦不怕危險的精神。這種條件並不是多數人所能具有的。

網球給葉波耳特帶來了許多榮譽，然而他却對於這種遊戲感到厭煩。他想避開文明社會，逃到太平洋中經過著名作家們如史提文孫，賈克倫敦等文章描寫之後而名垂不朽的那些小島上，去過浪漫而簡單的生活。到那些地方的方法當然很多，他可以買好船票舒服服乘大輪船去，他也可以約好幾位朋友駕着他的火鋸號游艇去；然而他要是在這兩種方法中採用一種，他一心一意所想要的真正冒險事業就不會存在了。他最樂意做的正是獨自一人航行世界一週。他的朋友們指出了單人駕駛游艇航行



的種種危險。這些危險自然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增加航海興趣的却正是它們。葉波耳特並不因為朋友們的勸告而放棄他的計劃。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六號從法國利維拉動身到直布羅陀，再從那里駕着三十三英尺長的火峯號游艇，向那三千二百〇九哩外的紐約駛去。

他單人航行的第一段旅程共用了一百另二天。細小的火峯號遭遇着三次颶風，船上的裝置大半損壞。用作飲料的淡水也損失了三分之二。爲了這個緣故，他在某一時期內每天只好喝一杯水。

在某一次風暴之後，他又遇上熱帶的大雨，他所有的衣物全都濕透了，因此他整整裸體一星期。後來他發高熱，喉頭也發腫，完全無法吞食食物。最後，他有兩天之久人事不醒，在這時期內火峯號游艇當然是無人駕駛，任意漂流了。

這種種的不幸並不會使葉波耳

特屈服，他終於在九月裏到了紐約。像這樣單人的航行，以前只有過一次，可是那次的船上却是裝備得有一具發動機的。

在這一次橫過大西洋的旅程裏，葉波耳特消耗了六十磅的罐頭牛肉，三十六聽煉乳，六十磅糖，十磅茶葉，三十五磅餅乾。

在紐約港內下錨之後，世界航行的最後準備立即開始。到了一九二四年十月，一切準備都已完成，火峯號有一隻四十二呎長的新桅杆，新帆，和盛着四十四加倫寶貴飲料的水池。此外還有一件同樣寶貴的東西——就是他挑選來消磨海上長日的三本叢書，這些書籍是他的冒險期中唯一的伴侶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號，船上裝好了最後一批必需品：山芋，米，糖，肥皂，煉乳，黃油，果醬，治壞血病用的香椽汁，和點燈燒飯用的煤油。朋友們送來的禮物有毯

子，來復槍，彈藥，影片膠捲，航海圖等。游艇會放了三聲禮炮，葉波耳特揚旗答禮，於是這件冒險事業又重新開始。

葉波耳特在他的日記上寫着：

我如今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了。我把帆全部掛起，向東南方航行。海面波濤滾滾，海風漸大，氣壓頗低。午後五點鐘經過安布洛司燈塔，得到惡劣氣候行將降臨的信號。落日是帶有惡兆的灰色，西方堆集着烏雲。風勢逐漸增強，我只得把帆落下，把帆杆捆紮結實，讓船隨流前進，以便過夜。風勢越來越猛，海浪也越打越高，火峯號却因大帆降落的緣故，平安地停留在海面。我因工作過累，疲倦異常，遂安然睡到天明。

風暴並未停止，火峯號仍然慢慢向百穆達羣島前進。到了十一月四號半夜，葉波耳特發見船左的紅燈熄滅了。他把燈取下，拿到艙裏去點燃，可是他正在加油的時候，

火峯號受了一個巨大的打擊搖擺起來，他幾乎跌倒。他急忙跑上甲板，看見一隻燈火輝煌的汽船正向後面退去。在那樣深黑的夜間，又沒有航海的燈，火峯號沒有被撞沉實在是奇蹟。受着衝撞的是船首斜樁，一部分被撞彎曲，另一部分却被撞折，在甲板上留下一個大洞。最倒霉的是船纜被割斷，桅杆鬆動起來，大有完全倒下的形勢。

葉波耳特無他法可想，只得在黑暗中修補損傷。到了天亮他已把船纜修好，漏洞也用舊棉花塞住。他把各處仔細察看一遍，覺得這隻游艇可以平安到達百穆達島。可是他還得抽水，換帆，掌舵，燒飯，這許多事都得要他那一雙手來做，困難的情形實在可想而知了。

風暴一直繼續到十一月十二號才略為減小，這時他才能够把斜樁修整堅固。他發覺三角帆的支索稍有破損，正準備修理，忽然一陣風

來，不但把它完全吹斷，就連右舷的後支索也折斷了。在這樣情形之下，主桅又有被吹入海中的危險。于是他急忙把船帆全部落下，安置上一付應急的支索。這事做得正好，因為一到天黑又是狂風暴雨。幸好這次的風暴不久便過去。葉波耳特弄得精疲力竭，回到艙裏，鑽進溼透了的床毯，倒頭便睡着了。

次日形勢更壞。從天明直到天晚他不能離開舵柄一步，因為波浪太高了。可是到了晚上，雖然他把所有的氣力都用光了，還得花大半夜的工夫來抽水。對於連一個伴侶都沒有的人，這實在是耍人性命的工作。然而挫折雖大，火峯號仍然是順着它的航路前進。四天後，火峯號進了聖喬治島（百穆達羣島中之最大者）的港口。從紐約到此地一共航行了十六日。

環球旅行的第二段旅程（也是最艱苦的旅程）算是過去了，這隻

小小的火峯號游艇在惡劣的氣候中忠實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葉波耳特聽說所有到港內停泊的船隻都抱怨天氣太壞，他也聽說有一隻二百噸的雙桅船，從美國海岸走了十五天才到聖喬治島，並且在航程中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因此之故，他對於他的小游艇非常滿意。

火峯號在聖喬治島停了三月光景，修理工作方才完畢。到了二五年二月廿七號葉波耳特又開始他的第三段行程，向巴拿馬駛去。此時他經過的是溫暖的洋面，航行比較愉快，也有充分的時間來看書。四月二號上午一點鐘，火峯號進了巴拿馬運河北端的科倫港。從百穆達到這里一共是一千八百哩，他走了三十三天，沿途平安無事。通過運河時，火峯號得到了當局盡力的幫助，因此它進出水門時，連細微的擦傷都不曾受着。到了運河南端的巴耳布亞，葉波耳特立刻開